獨醒雜志/卷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獨醒雜志

◀上一卷

卷七

下一卷▶

南豐之曾，曰鞏，曰牟，曰宰，曰布，曰肇。章貢之曾，曰弼，曰懋，曰班，曰開，曰幾。皆以伯仲取科第，致位通顯，南豐之最著者子固、子開，而子宣遂登相位。章貢之最著者叔夏、天猷，若吉甫雖晚遇，亦終次對。此二族蓋甲於江西也。

泉南之曾，自丞相魯公一傳而有樞密孝寬，再傳而為秘監誠，傳而為今丞相懷，又曾氏之最著者也。按《千姓篇》，曾氏望出廬陵，自孔門點、參、元、西之後，至漢才有尚書郎偉一人耳。而江西之曾居廬陵，尤多散在諸邑，若太和，若安福，若何原，若松江，若睦陵，派別枝分，不可盡紀。予家在吉，吉水自為一族。六世之祖幼孤，莫知族系之所自。獨相傳以為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。江南龍君章野史列傳，曾氏有諱崇範者，廬陵人，獻書李唐，遂家金陵。李氏歸朝，而其子乃以喪歸。則知曾氏自金陵歸廬陵，初非自金陵徙廬陵也。予家有墳墓在贛之寧都，疑與章貢之族通。而自南豐來，言者以為吉贛撫三郡，本江西之一族，亦未見譜牒，莫可推尋。然廬陵之族諱幹度者，在本朝首舉進士，終於卿監。其諸族相繼登科，無慮數十人，視章貢南豐終無顯者。睦陂之族，如晦運乾，諱彥明，登宣和甲辰乙科，與諸父相弟兄。嘗言尚書之後，歷及唐五六百年，曾氏無聞人。而本朝居相位，登禁從者如是。蓋本朝以火德興，曾氏以火音合，言雖附會，未為無驗也。

涪陵譙定字天授，幼學釋氏，伊川之貶涪也，始盡棄其學而學焉。伊川教以中庸諸書，多有穎悟，後伊川得歸，天授送至洛中而返。靖炎間，兵戈擾攘，天授尚無恙。一日，忽棄家隱於青城山，莫知所終。方士為余言，今或有見之山中者，不知天授之年又幾何矣。伊川嘗謂道家白日飛升之類，則無若山林間保形煉氣，以延年益壽則有之。審如是，則天授誠不死矣。

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，知可延見，坐定，客問知可曰：「汝平生亦知恨乎？」知可曰：「我恨有三，父母之死皆為醫者所誤，今不及致菽水之養，一也。自束發讀書而今年逾五十，不得一官以立門戶，二也。後嗣未位，三也。」其人又曰：「亦有功於人乎？」知可曰：「某幼失怙恃，以鄉無良醫，某既長立，因刻意方書，期以活人。建炎初，真州城中疾癘大作，某不以貧賤，家至戶到，察脈觀色，給藥付之。其間有無歸者，某輿置於家，親為療治，似有微功，人頗相傳。」其人曰：「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，若父母則不可見矣。」因復取書一通示之，知可略記其間語曰：「藥市收功，陳樓間阻。殿上呼盧，喝六作五。」既覺，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。紹興二年，策進士第六，升作五，乃在陳祖言、樓材之間。其年仍舉子，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。知可名叔微，真州人，有《普濟本事方》，今行於世。

祥符中，汀人王捷有燒金之術，因曾繪以見劉承珪，承珪薦之王冀公，遂得召見，時人謂之王燒金。捷能使人隨所思想，一一有見，人故惑之。大抵皆南法，以野狐涎與人食而如此。其法，以肉置小口罌中，埋之野外，狐見而欲食，喙不得入，饞涎流墮罌內，漬入肉中。乃取其肉曝為脯末，而置人飲食間。又聞以狐涎和水頮面，即照見頭目，變為異形。今江鄉吃菜事魔者多有此術。嘗有一人往從之，以水令頮面，其人但頮其半，頮處變為異，未頮處乃如初，因知水中有異也。

紹興九年，金人歸河南之地，欲講和罷兵，朝廷許之。明年春，藍公佐使金回，和議頗變，朝廷遂命騎帥劉錡信叔為東京副留守，節制軍馬。錡至順昌，方與郡守陳規相見，忽報金師入寇，已抵泰和縣。警書還至，錡會諸將議曰：「吾軍方自遠來，曾未蘇息，而敵人壓境，策將安出？」諸將或欲迎戰，或欲固守，或欲順流而下。錡伏兵於城下以待，有餘騎渡潁河而來，伏兵起襲之，無一還者。翌日，敵將韓、翟兩將軍兵至，去城三十餘里而砦。錡夜遣人襲擊。明旦，復與戰，敗之，殺傷千餘人。敵復增兵來援，直逼城下。錡於城上以破敵弓射中敵將，敵稍退。乃以步兵邀擊，復大敗之。敵歸砦固守，錡復出精騎五百夜劫敵砦，乘勝直至中軍，殺其酋長，死者不可勝數。敵自此，一夕嘗四五驚。時方六月盛暑，皆被甲不敢下馬，得間諜，謂求援於兀术甚急。或勸錡曰：「

今已屢勝，不如全師而歸。」錡不聽。兀术果自將至，遣數騎直來索戰，謂城上人曰：「你只活得一個日頭。」戰既合，兀术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策應，錡出軍五千接戰，自西而南，轉戰四門，往來馳逐，自辰至戌，金師大敗，退走，歸砦不出。聲言造炮架橋，必欲破城。越三日，兀术乃引軍北歸。獲降人，言其軍中自謂南侵十五年，未嘗少衄，惟和尚原以失地利敗於吳玠，今又數敗於此，他朝莫是外國借得兵來。自後遂決意求和矣。

嶽公飛之破固石洞也，賊砦據山之巔，懸崖百仞，登者躋攀而上，不勝其勞。官軍每登山，賊輒憑高據險，投刃轉石，士卒皆重傷而卻。公既至，直入洞中，與賊砦相對，而營賊畏公威名，堅守不復下山。公一日令曰：來日當破賊。軍中不知所謂。明日淩晨，令諸軍陳於山下，與賊砦相距甚近。既成列，公臨後登高以望之，賊在上見官軍逼近，亦整頓以待戰。其酋長乃一女子，號廖小姑，持刃叫呼曰：「今日官軍要破我砦，除是飛來。」公聞其言，顧左右曰：「飛，即我也。」擊鼓進師，鼓聲方合，有眾先登，公望其旗曰：「此前軍第三隊也，當作奇功。」諸軍競進，遂破賊砦，生擒其酋以歸。

紹興六帥，皆果毅忠勇，視古名將。嶽公飛獨後出，而一時名聲，幾冠諸公。身死之日，武昌之屯至十萬九百人，皆一可以當百。余嘗訪其士卒，以為勤惰必分，功過有別，故能得人心。異時嘗見其提兵征贛之固石洞，軍行之地秋毫無擾，至今父老語其名，輒感泣焉。蓋其每駐軍，必自從十數騎周遭巡歷，惟恐有一不如紀律者。時裨將楊貴怒一卒擅離隊伍，遂欒而屍之，卒尚未死，飛見之，問其故，以為不應死，顧左右求其生，不可，則絕之，而解衣以殮焉。召貴，詰曰：「擅離隊伍，罪未至是，汝當以死償之。」貴皇懼不敢對，諸將羅拜祈免乃已。猶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，責使招降焉。不然，復其罪。貴後能致其人者，始獲免。

方臘之變，經制使陳公亨伯館先君於幕府，時洪尚書光弼以南京國子博士被檄主餉事，因與定交。先君與尚書同年同月生，故極友善。寇平論功，先君補初官，尚書遷京秩。後更兵戈，音問浸疏。先君既勤王而歸，即掃軌朝市，尚書亦以使事見執於絕域者，累年而後歸，卒莫能申敘，先君每切恨嘆。

方臘家有漆林之饒，時蘇杭置造作局，歲下州縣征漆千萬斤，官吏科率無藝，臘又為里胥，縣令不許其雇募。臘數被困辱，因不勝其憤，聚眾作亂。先誘殺縣令，兵吏無與抗者，遂陷睦州。江浙亡命相率從之，眾至數十萬。是時，天下晏安久，州縣士卒皆不習於兵，望風奔潰，臘聲勢益張。復陷婺、歙等州，乃入錢唐，觀燈飲犒連日，因遣人發

掘蔡氏父祖墳墓，露其骸骨，加以唾罵。王師既至，相拒累月，不能少挫其鋒。後臘以食少人眾，勢稍窘促，遂獨從千餘人入剡溪洞，死拒不出，童貫不能誰何。乃命部將偽為朝廷招降者，誘之以官。既出，則縶之，父子皆檻送京師，戮死於市，余黨遂平。初，臘之入杭也，有太學生呂將者為之畫策，以為不如直據金陵，因傳檄盡下東南郡縣，收其稅賦，先立根本，徐議攻取之計，可以為百世之業。若止於屠略城邑，是乃盜爾。臘不以為然，曰：「吾家本中產，無他意，第州縣征斂無度，故起兵，願得賊臣而甘心耳。」先君嘗謂天下無叛民，其或至於此者，必有所不得已也。童貫之討方臘也，盡檄東南諸路兵凡數十萬，貫獨總之。既累月無功，朝廷頗加督責，貫懼無以為計，乃出令，與賊戰而不能生獲者，許斬首以獻，亦議推賞，輒欺者抵罪。諸軍自後每出戰，或夜劫賊寨，凡力所能加者，皆殺之，以其首來，貫即授賞，不問其是賊與否也。軍士因大為欺罔，偶出遇往來人，亦皆殺之，因告其主將曰：道逢賊眾，因與鬥敵，遂斬其首。主將縱知其非，亦不敢言。陳公亨伯嘗見貫。謂曰：「聞諸軍每戰多殺平民，要須禁止。且治盜與治夷狄不同，彼夷狄狀貌與中國大異，故可以級論功。今平民與盜初無別。軍士利於得賞，何憚而不殺平民乎。」貫不聽，既而臘招降，餘黨潰散，軍士追奔，或入民居，全家殺之，以其首獻。貫欲張大其功，亦不問也。

靖康改元冬十一月，金人渡河。朝廷下詔，應天下方鎮郡縣，各率師募眾，勤王捍邊。湖南師郭公三益獨起民兵，命縣宰各統所部，犒勞甚厚。時先君為永州東安簿，零陵令丞不任事，郡守貳以先君易之，會有是舉，守以屬先君。或勸曰：「邑固有令，君獨何為。」先君揮之曰：「此豈臣子辭難之時。」即日治兵以行。部署整肅，一路莫能及。既至淮甸，聞京城失守，蔡亳有叛卒，肆剽於道路，兵至是多引歸。先君獨與二三公勒兵趨南京，時光堯未即尊位，留守乃朱丞相勝非。其時官吏多逃散，朝班無幾，共表勸進，乃築壇於州治儀門外東南隅上，登壇受寶，北向痛哭，班立者無不感泣。越日，乃命勤王師罷歸，官吏各推賞有差。先君謂是行也勤勞有之，功效則無，豈忍受賞。既以兵歸零陵，尚余犒賞銀千兩，悉上送官。自舉兵至訖事，文移數篋，崎嶇兵火，毀失殆盡，僅存印歷，至勤王事，止見之差出條耳。

衣冠南渡，劉發運寧止來自真州治所，舟行至新淦，適遇金騎，一時行舟皆為所焚，發運僅以身脫。顧無所歸，問之鄉之長者，得外大父劉公儀仲，徒步歸之。外大父因授館，且為收其散亡，得一婢子，衣橐三四，吏卒十數，舟焚。余其底，尚得錢數百千。時方俶擾，雖山谷間一日亦四五驚，卒有長籲於外者，劉聞之詰曰：「天步方艱，吾身不敢自愛，爾曹乃嗟怨耶？」立命斬之。先君時留外氏，因與遊處。先君少為治亂之學，當崇觀間，以策幹當路，輒不受。逮浙江盜作，諸公方思碩畫，由是勉出為世用，而志已

倦遊矣。劉一見先君，以為偉人，語及零陵勤王始末，嘆曰：「世不無義士，顧勇於義如君者，人所未知耳。」邀與俱趨章貢隆佑在所，先君辭以久出遠歸，不忍復去親旁。臨分，謂先君曰：「觀君不樂仕進，殆將隱矣，後會無期。」因以駝裘識別而去。先君既不復出，而劉後為吏部侍郎，不久亦罷，卒不復相聞。

張孝純守太原，敵人攻城甚力，孝純遣蠟丸求救者凡十有八。朝廷初遣種師中往援，師中兵敗於榆次。復欲命李公伯紀為宣撫，帥師救之。伯紀辭以不知兵，朝廷不許。御史陳過庭率其屬陳公輔等言曰：「李綱儒者，不習軍旅。若師出再衄，則太原失守，遺憂近甸，禍實不測，非計之善也。」疏亦不報。既而解潛等果失利，孝純以糧盡城陷，敵人長驅而來，無復後顧矣。

胡文定公廷試，考官初欲以魁多士，繼以其引經皆古義，不用王氏說，降為第三人。為荊南教官，與楊龜山中立交承，遂相與講學。及為提學官，與謝上蔡顯道從遊亦厚。崇觀間，嘗為太學官，雖當時禁習元祐學術，而公獨留意《正蒙》諸書，與楊、謝諸公通問不絕。故紹興以來，論伊洛之學者，胡氏為得其傳。而公嘗自言：謝、遊、楊三公，皆義兼師友，實尊信之。公名安國，字康侯，有《春秋解》、《武夷集》行於世。

劉尚書美中，兄弟終鮮，父大中極憐之。大觀初，貢於鄉，將赴南宮試，大中令一老僕從行。至中塗，尚書一夕忽暴病而死，僕驚，救甚至。越半日，未蘇，逆旅主人皆勸之具棺斂。僕曰：「我主翁子五六人，死亡殆盡，今惟此爾。若又死，則是無天地也，且我何面歸見主翁？」於是以席藉地，置尚書於上，坐於其旁曰：「若是三日而不活，則誠死矣。」越再夕，尚書手足復動，醫救數日，疾平，遂入京師。次年，中進士第。